

(秦腔劇)

兩弟兄

丁明張寧



西北人民出版社

兩 弟 兄

(秦腔劇)

丁 明 張 寧

西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西 安

書號：0558 32開 16頁 20,880字

兩弟兄 (秦腔劇)

作 者：丁 明 張 寧

出 版 者：西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09號)

印 刷 者：西 安 新 華 印 刷 廠

(西安市西郊小土門)

經 行 者：新 華 書 店 陝 西 分 店

(西安青年路乙字103號)

1—8,000 1954年8月第 一 版

定價：(甲)1,200元 195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時間：

一九五二年夏收以後至秋收時節。

地點：

陝西關中某農村。

人物：

李學敏 二十五歲，結實健壯，勤勞老誠的翻身農民。互助

組員。簡稱「李」。

馬惠賢 其妻，二十歲，健康活潑、思想進步、性情急躁的

農婦。互助組員。簡稱「馬」。

李學文 四十歲，其兄，勤勞自私，對互助組有成見，互助

組員。簡稱「文」。

李大嫂 三十六歲，文妻，樸實純厚的農婦，互助組員。簡

稱「嫂」。

傅秀蘭 馬娘家嫂，二十六歲，熱心能幹，互助組長，共產

黨員。簡稱「傅」。

第一場

馬：

（愉快地上，唱花背搖板）

簷前的燕子叫不休，

互助組家家慶豐收，

麥顆兒黃的像金豆，

家家都大囤滿來小囤流。

飯做好洒水殺塵土，

（給屋子洒水完，接唱搖板）

把家裏打掃個光溜溜。

（愉快而迅速地打掃完，接唱搖板）

拿上個活兒門前做，

清早的風兒涼颼颼。

李：

（高興地上，唱搖板）

今年的收成真少有，

每畝地平均三百六，

比去年平均提高四五斗，

大家見面話也稠

自耕戶眼紅互助組，

一個一個吐舌頭；

結賬以畢往回走，

回家去也要慶豐收。（攏）

（解腰帶，打土，進門）

馬：

（開玩笑地埋怨）哎呀！到這時才回來！

人家吃的都「刻消」嘅。（忙留水）

李：

由你說哩！大家都是才算完賬回去，保

險還沒吃哩，（一邊說，一邊洗臉）你可

是急的等不得嘅？

馬：

莊西棉花地裏有了草嘅，吃了飯互助組

給咱鋤地哩，還要給地裏送開水，不着

急還能由人嗎？

李：

讓大嫂送去還不行？

馬：

大嫂她兄弟媳婦生了個小子娃，一個清

早就叫大嫂照看月婆子去嘅。

李：唔！

馬：早上把賬算清啦？

李：清啦，咱們按出的工，又收人兩石多。

馬：（興奮地大聲）哎呀學敏！咱家裏只有五

口人，一下打了這麼十幾石，這倒叫人咋辦呀？

李：（看馬，開玩笑地）喲！怪道我看你這幾

天熬煎的黃瘦黃瘦的！（唱搖板）

西廂房漏了兩三年，

一下雨只掉泥蛋蛋，

椽又朽，瓦又爛，

窟窿眼睛露青天！

要修理得添一千瓦，

還得買十根松木椽，

連工錢下來得兩石，

還得一張新鐵鉗；

七吋步犁買一架，

還要買化學肥料上秋田；

噴霧器咱得買一個，

馬：（接唱搖板）

把害蟲一齊都殺完。

你這個打算我稱讚，

可不能不管吃和穿！

秋天的玉米穀子且不管，

棉花至少還拾一千；

好衣裳咱們沒一件，

大哥的被子爛成羅羅圈！

替咱大哥換被面，

花囉噠扯個一丈三。

藍洋布扯來縫褲子，

給每人再縫一件白襯衫；

還得買一把好手電，

晚上走路也方便；

電壺也得一個買，

早晚喝水熱又煎。

李：（接唱搖板）

想來容易做來難，

咱大哥和人不一样；

你這些計劃要實現，

恐怕還得到明年。（截）

馬：

（不同意地）哎喲！你就說了個遠！咱跟大哥商量着辦哩麼，他不會不同意。

李：

哼！在大哥跟前，二斗唾沫星子也換不出一斗糧食來！糧食修理房子買傢具，或許還能辦到；買的穿戴，恐怕撞兩個人命都辦不到！

馬：

（惋惜地）哎！咱大哥一天掙死沒命的幹活，捨不得吃，捨不得穿，不知道他心裏咋想着哩。

李：

算啦！肚子餓的怪叫喚，飯咋樣？

馬：

麵捏好啦，光等着下哩。咱大哥咋還沒回來？他到那兒去啦？

李：

到水車井上澆菜去咧。

馬：

快去叫大哥回來吃飯。（進廚房）

李：

（出門看，又回來喊）大哥回來了！你下

麵，我給咱澆火。（進廚房）

文：

（搥鋤，上唱搖板）

過日子全在人謹細，

做莊稼要人肯出力，

我一家四人能下地，

個個做活有出息。

湊互助組裏有勁氣，

憑家估便宜，

國不知咱已覺覺幹，

過一日子就容易。（截）

（進門，敲門，喊）

李：

（從廚房出來）大哥，你咋來啦。

文：

（適不在平地）

李：

（入內，打洗臉水，洗臉）

文：

（邊洗邊問）算賬算的咋樣？

李：

（興奮地）咱們一家出的工最多；我一

共是五十四個工，惠賢三十五個，大嫂

十八個，咱全家一共出了一百零七個

工，合糧食是兩石六斗七升五。

（把條子給文）

文：（不高興地）咱出的工多麼，咋就這一

點？

李：大家給咱做的活，還有十二個工哩。

文：（滿心懷疑地）哼！把你還說的怪有理

的！你知道人家咋算的？你知道多少是
多少？哼！人家把你哄的吃了你還不知
道哩。

李：（不同意地）哎呀！誰就像你想的那麼

壞！自己的賬自己還算不了啦？再說，
大家都在一塊算的，誰還能哄了誰？

文：學敏！你太老實啦！（唱慢板）

你年紀已經不算小，

做事情仍然沒斟酌！

只因你為人太老好，

咱弟兄們個個做出活，

互助組勸咱同人夥，

（轉二六）

你也和人家三番五次來勸我。

人常說手足千般好，

弟兄們不合惹人說！

悔不該那時主意錯，

窩哩窩囊幾個月；

這樣的光景真難過，

咱弟兄有苦對誰說？

李：（接唱滿板）

大哥說話有是錯，

為什麼窩哩窩囊幾個月？

互助組大家都一樣，

合作互助幹出活；

年青人力大身體好，

剛參軍地幹重活；

婦女們除蟲又選種，

小孩子交給老太婆。

因此上去年棉花收成好，

今年的麥子打的多。

這樣的互助組有啥不好？

你為啥還要這樣說？

文：哦！優兄弟！（唱搖板）

互助組多少不平事，

兄弟你全然沒想過！

傅秀蘭當的是組長，

記賬員又是他二哥，

誰知道他們怎樣鬧，

欺騙了咱們誰知覺？

春耕給人家先犁地，

收麥子又是咱後割；

碾場又先儘人家幹，

咱的活總是往後拖，

倒不如咱們單獨幹，

也免得再把閒氣着！

再不怕別人把咱哄，

再不怕做活把咱往後擱，

該種該收由咱幹，
再也不會受把捉。

李：（唱二倒板）

只因你開會常不到，

（轉慢板）

組裏的事情你胡猜摸！

自從咱加入互助組，

那件事處理得不適合？

工分大家評議過，

（轉二六）

計工算賬很公道；

做活是大家商量辦，

有意見每人都能說，

誰有了缺點要檢討，

為的是搞好咱工作。

你說是春耕別人先犁地，

咱的地雨後軟的難下腳，

老四家地勢向陽乾的早，

文：

(唱搖板)

咱的地雖然饑饉也沒乾着，
收麥天陽坡麥子黃的早，
因此上先儘人家割，
咱的麥子熟的慢，
遲收了兩天才正適合，
收的遲自然不能碾的早，
為什麼要把閒氣着？

你不用給我再囉嗦，

我比你心裏亮的多！

咱弟兄常年給人家幹，

難道咱甘心受剝削？

工資比人掙的少，

做活比人做的多。

一提起互助組令人可惱，

咱趁早退出也洒脱。

李：

(唱搖板)

說什麼掙錢掙的少，

文：

(唱帶板)

說什麼咱們受剝削，
大家夥齊心關生產，
互相幫助好處多。
人家的大車咱也套，
人家的鋤刀咱們也使過，
麥穗咱們沒一個，
土平子、麥鉤、刨鉗咱也沒！
咱大家我幫你來你幫我，
才有得今年好收穫，
假若還咱們單獨幹，
你先看困難多不多！

不由人心裏起了火，

你如今也敢不聽說！

咱馬上退出互助組，

再不要空費閒唾沫。

李：

(接唱帶板)

大哥的主意很堅決，

倒叫我無法來捉摸，

我還要耐心把他勸，

打一個比方勸大哥：

（轉二國板）

咱三叔去年退出組，

（轉慢版）

你看他受的啥拖累？

五六月天乾像火着，

把玉米晒的撐繩索，

把棉花旱成紅光地，

（轉二六）

穀地裏草比田禾多；

想僱個短工僱不到，

把兩眼熬的像膠鍋。

睡半夜，起雞叫，

忙的頭頭顧不了腳！

互助組水平四五個，

把莊稼澆的沒旱着：

一個穀穗四兩重，

玉米棒足有一尺多；

論起棉花不算好，

那一畝不拾一百多？

咱三叔一畝穀子四斗半，

棉花啥的更難說；

只有玉米還不錯，

四個棒子剝一合。

你先看單幹有啥好？

我勸你不要胡思索。

文：（接唱搖板）

用不着你來教訓我！

我料事比你強的多：

咱三叔勞力只一個，

土地多自然會耽擱；

再加上去年雨水少，

田禾不長沒奈何。

咱家的情況比他好，

連惠賢勞力有三個；

卽就是農具牲口不夠用，

咱舅家大牛大半借著使用怕什麼？

解放式水車買一個，

總叫咱莊稼早不着；

選好種籽糞上飽，

賽不過互助小組把頭創！

有空閒賣工把錢賺，

再也不受人剝削，

兩年以後你再看看，

咱要比咱窮的日子更柔和。

李：（接唱搖板）

大哥說話沒斟酌，

兄弟有話對你說：

咱弟兄從前下苦也不少，

為什麼沒有今年打的多？

互助組總比單幹好，

你不要聽人胡挑撥。

文：（怒唱帶板）

一句話把人胆氣破，

你說我受了誰挑撥？

我堅決要退互助組；

絕不願跟你受折磨。

李：（接唱帶板）

既然要退你就退，

我不能跟你去跳河，

咱弟兄不能一起過，

從今後只好各管各。（截）

文：（吃驚地）（半响）你說啥？

李：（堅決地）你要退你退，我可不退。

文：那你想咋？

李：（直截了當地）那有什麼辦法，分家！

文：（輕蔑地）哼！分……家？好麼！你現在翅膀硬啦，自己能飛啦，是不是？咱

娘臨老的時候，你還穿的開襠褲，那時候你咋不分家？我和你嫂子把你抓養

大，給你娶了媳婦，你跟我分家呀？哼！

（氣的蹲在櫃子上抽菸，李蹲在一旁生悶氣）

馬：（端茶堂小心地放在文面前，婉和地）大哥！

你先喝些。你對互助組有啥意見，咱們商量麼，咋想起要退出互助組啦？

文：（無理而粗暴地）跟你有商量的啥哩？

哼！你也管起我來啦？

馬：（衝動了，但努力抑制着）大哥！你怎麼

這樣說話呢？

文：（猛轉身）我跟你沒話。

李：（站起，煩惱地）惠賢！你做飯去。

馬：等一會。大哥！你這話不對。我也是家

裏的一分子麼，為什麼跟我沒有商量的

呢？再說，我嫂子也沒回來，你也不管

人家贊成不贊成，就想自拿主意退出互

助組？難道這家就是你一個人的，你想

咋辦就咋辦？……

李：（息事地推馬）不說啦！你做飯去。

馬：（堅決地）我把話說清：誰愛退就叫誰

退，我不退。（被李推進廚房）

文：（老羞成怒，無處發洩）哼！南瓜上戳兩

個窟窿，也都充人數啦！你退不退誰管

你啦！（沉默片刻）兄弟！你想：前些

年我對莊稼多重視，兩個人也頂不住我

一個人，村裏誰不佩服；可是在互助組

裏，給咱自己做活還罷了，要經常給人

家幹，我實在沒心情。做的不好，還要

受批評，工價比別處還低。我看還不如

在家裏睡覺。

李：（煩惱地）大哥！話不能這樣說……

文：（打斷李的話）哎！好傻娃哩！哥吃的飯

也比你多，還不如你？你看：春上鋤

地，外村一天都是二升，咱互助組的工

價是升半；今年割麥，人家一畝三升，

咱互助組是二升半，你算一算，看咱少

掙多少錢？

李：你怎麼光打算掙錢？要沒有互助組，咱

那裏來的這麼好的收成！

文：你咋幾十歲的人啦，連這個賬都不會算！

（唱搖板）

咱家有三個全勞動，

做咱的莊稼很輕鬆，

雖然咱農器傢具不夠用，

咱舅父家裏都現成；

再給咱打個水平井，

不怕太陽瞪眼睛；

咱也能挑選好品種，

噴霧器咱也會使用！

只要咱一家勤勞動，

保險比互助組還開的紅。

到今年秋後評勞模，

咱爭取全家當英雄！

我的主意已拿定，

李：（憂鬱地唱慢帶板）

學敏！你再沒當糊塗蟲。

大哥的主意很堅定，

（轉雙搖）

李學敏左右為難心不寧：

我有心跟他退出互助組，

單幹的困難千萬重，

離不開親愛的衆組員，

馬惠賢我妻也不贊成；

我要是堅持不退互助組，

我弟兄馬上就要各西東。

大哥把我抓養大，

和他分家理不通，

明知道單幹不是好路徑，

我怎忍讓他一人落泥坑？（遊弦）

（煩惱地思索，坐立不安）

文：（逼追地）現在你也不用再找理由說服

我，咱們只有一條路：退出互助組。

李：（接唱搖板）

也怪我嘴笨舌頭硬，
肚裏的道理說不清，
他又對組裏有成見，
強留在組裏也不行，
要退我弟兄一齊退，
事實會給他作證明。

那時候我再慢慢把他勸，

日久後他的思想會搞通，

到明年和他重新加入互助組，

這樣也不傷手足情。（戛）

（無奈地）唉！實在不行了，要退咱們都退吧。

文：（勝利地一笑）嘿！對！我就說麼，我兄弟就不是那號頑固不化的人麼。

馬：（氣呼呼地從廚房衝出來）學敏！你跟大哥要退出互助組，是不是？

文：（傲然地）哼！這是我們的自由，誰也

擋不住。

馬：（憤怒地）誰擋你來？你有退的自由，我可有不退的自由哩。

文：哼！（無話可說，扭轉身去）

李：（拉馬）惠賢，你聽我說……

馬：（怒沖沖地）你的話我都聽見啦，你再說還不是那一套！我現在要聽你說的是：我們不退。

李：你老是這個急性子……

馬：你們要拉我跳崖哩，還怪我性急？學敏，你忘了你十改的時候跟我咋說的：「將來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要我們走社會主義的路，組織起來，你現在要退出互助組，要單幹，你是啥想法？

李：（有苦說不出）哎！你實在不明白我，你聽我說……

馬：好！我再向你說一遍，你說：我們不退。

李：你聽我把話說明白好不好？

馬：這還不明白嗎？（儘力壓制激動的怒火，

誠懇地）學敏，咱們前幾年，那一年有

過這麼好的收成？這是誰的功勞？這是

互助組的功勞啊！大家打井澆地，戰勝

了旱災；大家除棉蚜，拉吸漿蟲，消滅

了蟲災；大家選種、拾棉花、收麥子，

那一樣不是大家的功勞？單幹的力量能

到那裏？你咋糊塗成這樣子啦？

李：（爲難地）惠賢，這些道理我還不懂嗎？

我的意思是……

馬：（焦躁地）我不管你意思不意思，我現在只候你一句話：我們不退。

李：（苦惱地）目前不退是不行呀！

馬：（勃然大怒地）說來說去還是要退，好！

我可是有言在先：我不退。把我的土地

證給我！我馬上走。（解下圍裙，入內室

文：（大聲地）好！讓她走！咱這廟小，回不

開老爺的刀，早走早清閒。

李：（痛苦得心神恍惚，手足無措，煩惱地來回走

動，見馬拿包袱出來，拉住馬，激動地）

惠賢！你不能走！

馬：（呆呆地盯李，沉默，忽然掙脫）丟開！

（匆匆跑下）

李：（痛苦已極，恍惚的自言自語）惠賢……

哦？惠賢走了！（想追出去）惠賢！

文：（扯李袖子）學敏，讓她走！明天我給

咱舅說：給你另娶個好的。

李：（沉思地）另娶一個？（忽如夢醒）這叫幹啥

哩？不行！這不行！（拿定主意，堅決地）

乾脆：咱們都分開！（要衝出去）

文：（驚奇地拉住李）學敏，你說啥？

李：（決然地）咱們都分開！（撒開文衝出）

惠賢……惠賢！（追下）

文：（急追出）學敏！學敏！學——敏！

（李已去遠，都分開？哎呀！我一個人單

幹嗎？不行呀！（急的在屋裏團團轉，自言自語）找回來！把他找回來！不能分開。（慌張地鎖上門，急呼呼地下）

第二場

傳：（整齊清潔，興奮愉快地地上，唱搖板）

五月裏來好風光，

風擺楊柳在路旁；

今年的麥子收成好，

麥頭兒又圓又大賽金黃！

忙碌得汗珠往下淌，

不覺得溼透單衣裳；

回家的路上怪涼爽，

南風送來麥草香。

算賬忘了肚子餓，

回家去溜饅熬米湯。（較，飲下）

馬：（內喊）嫂子！嫂子！

傳：（回頭看）哦！惠賢！

馬：（跑上抓住傳）嫂子！（把頭埋在傳懷裏）

嫂子呀！（痛哭起來）

傳：（撫摸馬的頭髮，安慰地笑）哎呀哈哈！

又跟誰鬧啦？看把人拉扯成啥啦！

馬：（嬌惱地哭）笑！笑！把人都要氣死啦！

還笑！

傳：（溫存地）惠賢，不要難過啦，有啥事

給嫂慢慢說，嫂給你作主。

馬：（悲痛地，唱緊攔頭）

我家裏鬧的火帶炮，

（轉唱二六）

平地裏起了大風波；

我大哥要退出互助組，

還想把學敏往外拖，

最可恨學敏不成貨，

他竟然聽信他哥哥！

氣得我一時冒了火，